

THE PHANTOM OF MANHATTAN

《歌剧院幽灵》续集



曼哈顿幽灵

〔英〕弗雷德里克·福赛斯 著 筱 章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歌剧院幽灵》续集

THE PHANTOM OF MANHATTAN

曼哈顿幽灵

〔英〕弗雷德里克·福赛斯 著 筱 章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曼哈顿幽灵 / (英) 福赛斯 (Forsyth, F.) 著; 筱章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12

书名原文: The Phantom of Manhattan

ISBN 7-5327-2958-3

I. 曼... II. ①福...②筱...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0422 号

Frederick Forsyth

THE PHANTOM OF MANHATTAN

Copyright: 1999 by FREDERICK FORSYT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2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01-382 号

曼哈顿幽灵

《歌剧院幽灵》续集

[英] 弗雷德里克·福赛斯 著

筱章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美术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625 字数 102,000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 册

ISBN7-5327-2958-3/I·1721

定价: 11.00 元

译 者 的 话

巴黎歌剧院的大舞台上,正在上演《浮士德》,观众们深深陶醉在女高音克里斯蒂娜天籁般的嗓音中。突然,传说中的“歌剧院幽灵”现身了,他掳走了女高音。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的观众追踪到了剧院的地下室,终于找到了吓得索索发抖的克里斯蒂娜和一件演戏用的斗篷……

这个故事你熟悉吧?对,这就是法国作家加斯东·勒鲁的小说《歌剧院幽灵》中的一个情节。

加斯通·勒鲁(1868—1927)生于巴黎,长于诺曼底,并在那里对文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开始写诗和短篇小说。他攻读的是法律专业,但是出于对记者这个职业的喜爱,在取得律师资格后不久,就做起了《巴黎回声报》的庭审记者。1882年,因为成功地调解了一起轰动性的案子,避免了一场官司,他由此成为法国第一个以调查案件真相见长的记者,声名大噪。年届30,他成了当时法国最著名的旅行记者。在世界各地的一次次惊险遭遇,为他已经开始从事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他的第一部作品《黄色

房间的秘密》，塑造了集新闻记者和业余侦探于一身的鲁日塔比尔这个人物形象，立刻获得了成功。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接着创作了63部不同体裁的作品，直到1927年因尿毒症去世。

《歌剧院幽灵》是他于1911年出版的作品，也是给他带来世界性声誉的作品。然而奇怪的是，这部作品出版的当年乃至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没有什么影响，以至法国《拉鲁斯插图词典》在介绍勒鲁时，只称他为记者和侦探小说家，对《歌剧院幽灵》居然只字未提。

1922年，一个偶然的機會，正在巴黎休假的好莱坞影界巨擘、环球电影公司总裁卡尔·勒姆尔(1867—1939)从勒鲁手里得到了一本沉寂了十来年的《歌剧院幽灵》，他一个晚上就将书读完，当即决定把它搬上银幕，由因为出演《巴黎圣母院》中的钟楼怪人卡席莫多而走红的丑星、“千面人”钱尼主演。电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也促成了这部小说的时来运转，使其成为地球人都知道的作品。1943年，好莱坞重拍了这部电影，1962年，英国伦敦以拍摄恐怖片见长的哈默电影公司也将它搬上了银幕。我国先后两次拍摄的电影《夜半歌声》应该也是取材于这部小说。1986年，英国音乐大师安德鲁·劳埃德·韦伯(1948)把它搬上了音乐舞台，再度掀起了一个“幽灵热”；歌剧《歌剧院幽灵》像小说和电影一样广受欢迎，据说观看人次已达一千多万。

1999年，《歌剧院幽灵》的续集《曼哈顿幽灵》出版了。

本书作者弗雷德里克·福赛斯(1938—)是英国著名的畅销书作家,曾以《豺狼的日子》、《奥德萨档案》等书,为中国读者所熟悉。他出生于英国肯特郡,受过高等教育。1956—1958年,他作为最年轻的飞行员,服役于英国皇家空军部队。此后的三年半里,他担任了诺福克郡《东方日报》的记者,1961年成为路透社记者,先后驻扎巴黎以及当时的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1965年他回到伦敦,担任BBC的电台和电视台记者;1968年离开BBC,先后做过自由撰稿人和《每日快报》、《时代》周刊的撰稿人。多年的记者生涯,让他有机会游遍欧洲、中东和非洲,这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为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从1969年的第一部作品《比夫拉故事》到2001年9月的新作《老兵》,他迄今共有16部作品问世,其中《豺狼的日子》(1972)获埃德加·爱伦·坡奖,《奥德萨档案》等五部作品被搬上银幕。小说创作的成功,促使他成为了专业作家。他的经历与加斯东·勒鲁颇有些相似之处,因此,由他来为《歌剧院幽灵》写续集,好像也就顺理成章了。

《曼哈顿幽灵》采用的是各个相关的人物以第一人称自述的方法,讲述了男主人公埃利克一生的传奇经历。当然啦,顾名思义,本书的大部分背景是在美国纽约的曼哈顿。当年埃利克帮助巴黎歌舞剧院的歌舞队女郎克里斯蒂娜一举成为著名女高音,红遍歌坛。他自己也不由自主地爱上了她。但此时克里斯蒂娜已悄悄地与年轻的德·夏尼子爵相爱。埃利克绝望之余,在舞台上劫持了她。事发后,在好

心的歌剧院歌舞队女主管安托瓦内特·吉里的帮助下,他偷渡到了美国。在曼哈顿康尼岛上度过一段非人的日子后,他与同样偷渡来的达吕斯沆瀣一气,设置了一个又一个骗局,逐渐成为纽约富翁。由于他戴着面罩,白天无法见人,很多活动都只能在幕后操纵,久而久之,“曼哈顿幽灵”的传说就流传开来。转眼 13 年过去了,虽然他已成了纽约呼风唤雨的人物,但是当年那段没有得到回报的爱情始终是他的心头之痛。于是,他开始了又一次的努力:先是建造了可与大都会歌剧院媲美的曼哈顿歌剧院,随后出天价请来已成为世界级女高音并已是子爵夫人的克里斯蒂娜登台。在这之前,他从当年的恩人安托瓦内特临终前托人送来的信中得知,他与克里斯蒂娜有过一个儿子。在她带着儿子到达纽约后,他悄悄与她见了面,并再一次表达了爱慕之情。此时的她早已为家庭的幸福和事业的成功而心满意足,又一次拒绝了他。于是,他提出让她把儿子留下。这时候,一直视他为继父、并盼望着有朝一日继承他的全部财产的达吕斯知道了真相,眼看埃利克的亲生儿子将成为合法继承人,他当然心有不甘,于是,一个罪恶的念头开始酝酿……

读到这里,相信读者已经可以判断出,这是一个悲剧故事。对!一个凄惨而动人的悲剧故事。我们不妨读一读这段情节:克里斯蒂娜用身体挡住达吕斯射向儿子的子弹,倒在雪地上,又被丈夫抱在怀里,然后睁开眼睛,最后一次说话,说得非常清晰,此后,她那天籁之音就永远地沉寂了。她对儿子说,“皮埃尔,他不是你的亲爸爸。他像抚养亲生

儿子一样把你抚养大,但是你的亲爸爸在那里。”她朝那个脸戴面罩,俯着身子的人点了点头。“对不起,亲爱的。”这时候,不知你是否会想起鲁迅先生著名的关于悲剧的定义:“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总体上来说,这是一部以故事情节取胜的作品,谈不上有多高的艺术性,好看与否,也是见仁见智,不过其中有些段落还是很感人的。除了上面引的那段外,还有像安托瓦内特临终前在信中向埃利克披露尘封了十几年的他有个儿子的真相;埃利克与克里斯蒂娜分别 13 年后再一次同台演唱他亲自创作的爱情悲剧《希洛的天使》;皮埃尔在得知埃利克是自己的生身父亲后,面临在把自己抚养成人的德·夏尼子爵和生身父亲之间做出选择时,毅然揭去父亲的面罩,非常清晰地说,“我要跟你在一起,爸爸。”读到这样的情节,感情丰富点的读者,恐怕都会为之动容的。

虽然是个悲剧故事,但并不是通篇都让人感到压抑,因为其中还不乏淡淡的幽默和嘲讽。比如形容某个富翁在饭店用餐时的吃相;再比如天价聘请著名女高音梅尔巴为曼哈顿歌剧院做开张首演时的幕后戏。另外可以一提的是,由于作者是记者出身的关系,他的小说多以真实事件为基础。本书也不例外。虽然主人公埃利克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或者充其量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但作者在书中提到的其他很多人物多为真实的人物,事件大多也有据可查。他以丰富的想象力,把这些真人真事揉进本书的故事情节中,比如康尼岛上的拳王挑战赛,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率领纽约各界名流(个个都有名有姓)出席为克里斯蒂娜在曼哈

顿的首演成功举行的庆祝晚宴等等。这些真人真事与虚构的故事情节结合得十分巧妙,让人不觉得突兀,反而觉得“像煞有介事”,这大概就是他的功力所在吧!

译者 2000 年 5 月

THE PHANTOM OF
MANHATTAN

目 录

译者的话	1
1 安托瓦内特·吉里的忏悔	1
2 埃利克·穆尔海姆之歌	16
3 阿尔芒·迪富尔的绝望	29
4 乔利·布鲁姆的运气	33
5 达吕斯与神交流	42
6 盖洛德·斯普里格斯的专栏	48
7 皮埃尔·德·夏尼的课	54
8 伯纳德·史密斯的报道	64
9 乔利·布鲁姆的努力	72
10 埃利克·穆尔海姆欣喜若狂	83
11 梅格·吉里的私人日记	90
12 塔费·琼斯的日记	95
13 约瑟夫·基尔福伊尔神父与神交流并祷告	114
14 盖洛德·斯普里格斯的评论	122
15 埃米·方丹的报道	130
16 查尔斯·布鲁姆教授的讲座	137
尾声	163

1

安托瓦内特·吉里的忏悔

1906年9月,巴黎,圣文森特—德—保罗修道会仁爱姐妹会的临终关怀病房

高高的天花板的灰泥上有一道裂缝,裂缝旁边有一只蜘蛛正在织网。想到几小时后我就要离开人世,而眼前这只蜘蛛的寿命居然比我长,我的心里有一种怪怪的感觉。祝你好运,小蜘蛛,把网织好,抓一只苍蝇喂你的小宝宝们。

结局怎么会这样呢?我,安托瓦内特·吉里,在五十八岁的盛年,竟然躺在好心的修女们为巴黎市民开办的临终关怀病房里,等着去见我的天主?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大好人,没有那些任劳任怨地收拾污物、安于贫困、坚守贞操、谦逊待人、逆来顺受的修女们好。我永远学不了她们。她们有信仰,这你们是知道的。我永远不会有那样的信仰。现

在到了学会这种信仰的时候了？或许吧。就我目力所及，那里有一扇高高的小窗子，在暮色完全遮住窗子之前，我就要去了。

我想，我是因为囊中羞涩才来这里的。嗯，差不多是这样。谁也不知道，我的枕头底下有一个小袋子，那可是派特殊用处的。四十年前，我是个芭蕾舞女演员，当时的我苗条、年轻、漂亮。这是那些到舞台边门来的小伙子告诉我的。他们也很英俊，那些年轻硬朗、干干净净的身躯，散发着香甜的气息，给人很多乐趣的同时也获取很多的乐趣。

其中最漂亮的一个叫卢西安。整个歌舞队的人都称他为卢西安·勒贝尔，他有一张让姑娘的心跳得像打鼓似的脸。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天，他带我去了布洛涅树林^①，并且照规矩单腿下跪向我求婚，我接受了他。一年之后，他在色当^②死于普鲁士人的炮火下。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再有谈婚论嫁的心情，而是在歌剧院的伴舞队里跳了将近五年的舞。

二十八岁那年我结束了舞蹈生涯。原因之一是我结识了朱尔，我们结婚了，不久我怀上了小梅格。更要命的是，我的身子骨不再那么轻盈柔软。作为伴舞队里的资深演员，我每天都要努力保持身体的苗条和柔韧。好在歌剧院院长是个善良的人，对我很好。歌舞队的女主管就要退休了，他说我有经验，他也不想到院外去找接替她的人，就任

① 布洛涅树林，巴黎的一块著名绿地。

② 色当，法国阿登省一城镇，普法战争时期在那里进行过一次决定性的战役，法国惨败，导致第二帝国垮台。

命我做了歌舞队的女主管。刚把梅格生下,交给一个奶妈照料后,我就走马上任了。那是在1876年,加尼埃^①那个豪华的新歌剧院开张一年之后。最后我们搬出了勒佩尔蒂埃路上那些鸽子笼似的房子,战争完全结束了,我亲爱的巴黎的创伤得到了治愈,生活变得美好起来。

甚至在朱尔遇到了他的比利时胖娘们、私奔去了阿登高地时,我都没有在意。这是值得庆幸的解脱。至少我有一份工作,所以就轮不到他说话了。我的收入足以供养小小的住房,抚养梅格,每晚看着我手下的姑娘们取悦欧洲的每一个头面人物。我不知道朱尔怎么样了。现在再问为时已晚。还有梅格呢?一个像她妈妈那样的芭蕾舞演员和歌舞队的姑娘——我至少可以为她做到这点——直到十年前那个可怕的秋天,她的右膝永远地僵硬了。即便在那时候,她也是幸运的;在我的帮助下,她做了欧洲最杰出的女歌唱家克里斯蒂娜·德·夏尼的服装师和私人助理。哦,对了,如果你像我一样,把那个举止粗鲁的澳洲人梅尔巴^②忽略不计的话。梅格这会儿在哪里呢?米兰,罗马,也许是在马德里?在女歌唱家演唱的地方。想想吧,曾几何时,我老是要德·夏尼子爵夫人集中注意力,排好队!

所以,我在这里干什么呢,等着过早地进入坟墓?哦,八年前,我五十岁生日的时候,就退休了。那些人在这件事情上非常热心,少不得说些老生常谈的客套话,另外还给了

① 让-路易·加尼埃(1825—1898),法国学院派建筑师,以巴黎歌剧院(1875年落成)闻名。

② 梅尔巴(1861—1931),澳大利亚花腔女高音歌唱家。

我一笔数目不菲的奖金，算是对我做了二十二年女主管的额外报答。安度晚年足够了。再加上我私下里教一些富人家笨得出奇的女儿的收入。不算多，但足够了，还能存起来一些。直到去年春天。

就在去年春天，我的病痛开始了，起先不太厉害，但是来得很突然，在下腹部。我开始服用利于消化的秘，为此花了点钱。当时我不知道凶恶的肿瘤潜入了我的身子，正把它的大爪子往我的身子里伸，并且被喂得越来越大。七月不到，我就病人膏肓了，所以躺到了这里。再疼我也尽量不叫出声来，而是等着白衣天使再给我喂一勺用东方罂粟磨成的药粉。

最后的长眠已经指日可待了。我甚至不再害怕。也许天主会仁慈呢？但愿如此。但他肯定可以解除我的痛苦。我试图把精力集中在别的事情上：回首往事，想着我训练过的所有姑娘，我那漂亮的、膝盖僵硬的小梅格，等着找到她的心上人——我希望她找到一个如意郎君。当然我也想着我的儿子们，我那两个可爱又可怜的儿子。我最想念的就是他们。

“夫人，拉贝先生来了。”

“谢谢你，护士。我看不太清楚。他在哪里？”

“我在这里，孩子，我是塞巴斯蒂安神父，就在你的身边。我的手搁在了你的胳膊上，你感觉到了吗？”

“感觉到了，神父。”

“你应该与天主和解，我的孩子。我准备听你的忏悔。”

“是时候了。原谅我，神父，因为我有罪。”

“告诉我，孩子。什么都不要隐瞒。”

“很久以前，那是在 1882 年，我做的一件事情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当时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只是一时冲动，而且自以为出于好意。当时我三十四岁，是巴黎歌剧院歌舞队的女主管。我结了婚，但是丈夫抛弃了我，跟另一个女人私奔了。”

“你一定要宽恕他们，孩子。宽恕是悔过的一部分。”

“哦，是的，神父。很久以来我一直都宽恕他们。但我有个女儿，名叫梅格，当时才六岁。纳伊城外有一个游乐场，一个星期日我带她去了那里。那里有汽笛风琴和马术表演，蒸汽机和耍把戏的猴子，那些猴子为演奏手摇风琴的艺人收钱。梅格以前从没见过这样的公共露天游乐场。但是那里也有一场畸形人的表演。一排帐篷上贴着各种各样的海报：世界上最强壮的人，会杂耍的侏儒，全身刺满花纹乃至让人看不清皮肤的人，一个骨头穿出鼻子、满嘴尖牙的黑人，一个长着胡子的女人。

“那排帐篷的最后有一个装在拖车上的笼子，笼子上安着相隔几乎有一英尺的格栅，里面的地板上散落着又脏又臭的干草。外面阳光灿烂，但笼子里一片漆黑，我就向里面张望，想看看里面关着什么动物。我听见了铁链条的咣啷咣啷声，看见有样东西蜷缩着躺在干草里。就在这时一个人走了过来。

“那人身高马大，有一张通红蛮横的脸。他的脖子上吊着一根带子，带子上挂着一个托盘。盘子里有一堆从拴马的地方弄来的马粪，还有几个烂水果。‘试一试，夫人，’他

说,‘看看你能不能掷中那个怪物。一分钱掷一次。’然后他转向笼子,叫道,‘过来,到前面来,要不你知道你会得到什么。’铁链条又唧唧唧唧地响起来,有个七分像动物三分像人的东西拖着脚步来到阳光里,靠近了格栅。

“我看得出那的确是个人,尽管实在不像。这是一个破衣烂衫、蓬头垢面的男人,正在咬一块苹果。显然他只能吃人们扔给他吃的东西,就靠这个活下去。他瘦弱的身体上沾着粪便和污物。手腕和脚踝上戴着手铐脚镣,铁铐和铁镣嵌进了肉里,留下了开放性的创伤,蛆虫在上面蠕动。但让梅格潸然泪下的是他的脸和头。

“他的头颅和脸严重畸形,头上只露出几簇脏兮兮的头发。脸的一边往下塌,好像很久以前被一个巨大的锤子锤过,上面的肉已经腐烂,像融化的蜡似的,不成样子。眼睛深陷在皱缩、畸形的眼窝里。只有半个嘴巴和一部分下巴没有变形,像个正常人那样。

“梅格拿着一个涂太妃糖的苹果。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她手里把苹果拿了过来,走到格栅前,把苹果递进去。那个粗壮的人勃然大怒,尖声大叫,说我抢了他的饭碗。我没理他,而是把太妃糖苹果塞进了格栅里面那双肮脏的手里,并且看着那个畸形怪物的眼睛。

“神父,三十五年前,当普法战争让芭蕾舞演出暂停的时候,我参加了护理从前线回来的伤员的队伍。我看见过痛苦中的人,听说过他们的尖声喊叫。但是我从没见过那双眼睛里的那种痛苦神情。”

“人活一世,痛苦是免不了的,孩子。但是那天你用太